



朱滨华 著

张幼仪传

汕头大学出版社

张幼仪传

朱滨华著

张幼仪传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幼仪传 / 朱滨华著 . -- 汕头 : 汕头大学出版社 ,
2018.10

ISBN 978-7-5658-2921-5

I . ①张 … II . ①朱 … III . ①张幼仪 (1900-1988)
—传记 IV .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4288 号

张幼仪传

ZHANGYOUYIZHUAN

著 者：朱滨华

责任编辑：宋倩倩

责任技编：黄东生

封面设计：李四月 秋秋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243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515063

电 话：0754-82904613

印 刷：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ISBN 978-7-5658-2921-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张幼仪，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秀外慧中的传奇女性。她出生于晚清上海宝山的一个名门望族，凭借自己的聪慧和努力，就读于西式学堂接受了新式教育，成为了一名浸染了传统道德与时代风气的新女性。及笄之年与民国才子徐志摩结为秦晋之好，但七年婚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诸多的无奈与痛楚。二十二岁时，在随徐志摩陪读英国期间与徐志摩离婚，随后，又独自承受了丧子之痛。

生活的不幸，并没有击垮张幼仪。她没有消沉，继续在德国留学深造，学成归国后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成为一名年轻的女性大学教授。二十八岁时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成为一名卓越的女性银行家和企业家。她的聪慧与坚韧，成就了她非凡的事业；她的温婉与柔情，也让她在天命之年，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美满姻缘，年轻时婚姻的坎坷在迟暮之年得到了温馨的补偿。

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勾画出张幼仪曲折传奇的一生；通过撷取其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断，描绘出一位平凡而又卓绝的民国女性的风采；通过对其心理的体察与关怀，刻画了一个女性在特殊的家庭、特别的事业、特定的社会中精神升华的艰苦历程。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闺阁——袭华美的披风
002	01 富庶之家
006	02 家有小女初长成
011	03 一段轻缓的时光
016	04 轿子风波
023	第二章 理想——被折断的羽翼
024	01 自立门户
033	02 对学习的渴望
039	03 被婚约禁锢的灵魂
050	04 无法逃避的宿命
061	第三章 婚姻——沉默的开始
062	01 砥石最豪华的嫁妆

070	02 - 喜庆日子里的沉默
079	03 - 徐家的新媳妇
089	04 - 阿欢的诞生
099	第四章 追随——不能承受之痛
100	01 - 到欧洲去
109	02 - 镜头内外
116	03 - 俱乐部里的好时光
126	04 - 别了，沙世顿的小路
149	第五章 求学——书中静美的姿态
150	01 - 独立意识的形成
160	02 - 德国产子
173	03 - 浪漫的诗人
182	04 - 菲斯塔洛奇学院里的中国女生
191	第六章 重生——从痛苦中涅槃
192	01 - 朵拉的陪伴
201	02 - 天使彼得
212	03 - 获得重生
223	04 - 心胸豁达的女子

235	第七章 绽放——任风华流淌
236	01 - 她的人生熠熠生辉
249	02 - 范园里的岁月
259	03 - 挥一挥手
267	04 - 担当责任的人
274	尾声 爱情——为霞尚满天
286	后记

01 富庶之家

02 家有小女初长成

03 一段轻缓的时光

04 轿子风波

01 富庶之家

女人的一生都会有她最美的时候，有的人如烟花灿烂一时，转而便寂然无声。而有些人，其一生则如同绘制一幅水墨画，初看，那些线条、轮廓和布局并无殊胜之处，岁月如笔，给画面不断地点染和润色。在每一次细微的变化和丰富中，人们慢慢品味出这画的精妙，直至最后画作完成，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幅不得不让人惊叹的浑厚华滋的完美作品。

张幼仪，就是那种像水墨画一样的美好女子，人生中的一笔一墨都是在层层浸染着她的温柔敦厚之美。

说到张幼仪这个名字，或许大家并不太熟悉，但是说她是诗人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恐怕都会恍然大悟。对，她就是那个民国风流才子徐志摩娶了却从没爱过的女子，那个被迫服从了徐志摩要做时髦的现代中国第一对“文明离婚夫妻”的女子。而在离婚后，她的贤惠善良，令徐父徐母铭心留念。她依然被徐家人当作了家庭主心骨，帮助打理着徐家的大小事务。她的一生所有的行为，都遵循着中国人朴实善良的传统道德。

这当然与她从小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

1900年，新世纪的开端，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英勇而悲怆的时期。清政府屈辱地俯首于西方列强的势力，而义和团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试图攻占驻北京、天津等地的外国使馆区，“八国联军”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乱象环生的社会，让人感到绝望。而在上海宝山的一个张姓的富庶人家，依然靠着祖辈的积累和后代的勤勉，过着衣食丰厚的生活。

12月29日寅时，医生张润之家诞生了一名女婴，这是张家第二个女儿。孩子出生时很强壮，小手脚有力地挥舞着，用响亮的啼哭声来应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她就是后来风云一时的职场女奇人“二小姐”张幼仪。

张家在宝山是个很有地位的家族。祖辈靠经营盐业起家，积蓄了可观的财富和大量的田产。到了张幼仪的曾祖父一代，张家已不再经商，而是改行悬壶行医了，他们家成了当地有名的“儒医世家”。张家最鼎盛的时期，是张幼仪的祖父在清政府为官的时候。她的祖父是满清朝一位很有名望的官员，由于他政绩卓著，受到皇帝的特别奖励，在他告老还乡的时候，不仅赏赐了大量财物，还特意赠送了两顶轿子给张家。能拥有私人的轿子，这在当时可是身份的象征，因为普通人家不可能拥有私人的轿子，而张家却同时拥有两顶轿子。

张家在上海宝山真如镇的中心地段有个很大的宅子，建于雍正二年，坐北朝南，是个风水很好的四合院，这座宅子有一个庄严的名字叫“式训堂”。到张幼仪出世这会儿，大院里面住着老祖母，张幼仪一家和伯父一家。三代同堂，几十口人在一起生活，宅子都仍然显得很宽敞。还有一个小房间，专门用来存放那两顶轿子。张家的生活是精致的，不仅有着自己的厨房和杂役，甚至家里还有专门为他们裁衣做鞋的佣人。

在封建社会里，越是显赫的大家庭，越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男主人是家庭里绝对的权威。家里所有人，包括张幼仪的母亲，都是绝对地顺从父亲。父亲的脾气非常暴烈，稍不如意便会大发雷霆。张幼仪对父亲很是尊敬，尊敬里甚至带着一丝畏惧的心理。她平日非常懂得礼数：除非父亲要求，否则她从不会随便出现在父亲面前；父亲批评她时，她会很诚恳地鞠躬，谢谢父亲的教导；在父亲说口渴前，她会把茶沏好奉上。小小的年纪，张幼仪便学会了揣度父亲的喜好，绝不做惹父亲不高兴的事情。

张幼仪的母亲在两岁的时候，由父母之命许配给了张父，到了适婚年龄，便波澜不惊地嫁入了张家，从此便在张家待了一辈子。她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女人的使命：谨慎持家，绵延子嗣。她共哺育了十二个孩子，可是对别人她总是说她有

八个孩子，那八个都是儿子。那四个女儿，她不是不疼爱，但是她的意识里，女孩子以后都是要嫁人，冠上别人的姓氏，就不能算作是张家的人了。她给女儿们做表率，言传身教，用旧社会女子必须要遵守的一套规矩来训诫女儿们。

张父是个很有家国情怀的人，他在刚娶妻子进门时候，便作了一副对联，表达了对国家昌盛的美好期望。他用其中的“嘉国邦明”四个字为以后的子孙排好了辈分。他在给孩子们取名字时，第一个字“嘉”已经确定了，对后面一个字，张父用意颇讲究。大儿子，父亲取名为“保”，因为是第一个孩子，父亲很珍惜，取这个名字，有看守住、保护着不让其受损害或丧失的含义。第二个儿子，张父取名为“森”，表达了父亲希望他的人生“庄严”和“高贵”。父亲给张幼仪取名“嘉玢”。“玢”为美玉，也是代指一种美好的品德。在一次旅行归来时，父亲还特意为张幼仪一个人带回了一枚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的玢玉别针。而小名“幼仪”，则代表着要她成长为一个心地善良而又仪态端庄的人。父亲和母亲一样，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在他们设定好的框架里，循规蹈矩地生长，出落成为一个贤良淑德、谦恭忍让的大家闺秀。

02 家有小女初长成

张幼仪的母亲温柔端庄，她的一生把丈夫和这个家庭当作自己的唯一。她自己就是一个纯粹的旧式女人。她引以为骄傲的是她那一双“三寸金莲”。她对自己的小脚呵护备至，每晚在临睡前，都会花上很长的时间，用加了香料的热水泡脚，然后再用被香料熏过的干净裹脚布，将自己的小脚一层层地包裹出一个新月的形状。由于小脚的限制，母亲不能出远门，她也从不想着出去。闲来无事，她会在庭院里走动。小脚女人走路的样子真的很奇怪，因为使用脚跟走路，重心不容易稳定，走路的时候必须要非常谨慎，上身僵直不动，而腰肢则随着脚步的变化而款摆起来，两个尖细的绣花鞋尖从裙摆底部若隐若现，婀娜生姿。据说这样走路可以使腰髋部得到很好的锻炼，臀部大的女子都很能生养的。至少在母亲看来确实如此，从她身上似乎得到验证。

张幼仪曾经很羡慕母亲袅娜的姿态，但是年幼的她根本不知道母亲这样的体态，却要遭受怎样的苦楚。

小脚之好，自古有之。中国男人较喜欢纤柔的女子，女人的纤柔一是体现在细软的腰肢，另一个就是体现在玲珑的小足上。缠足完全地改变了女子的步态，也改变了女子的风采，那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人的身躯显得弱不禁风，摇摇欲坠，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这种感觉，膨胀了封建士大夫的自身优越感。缠足形成一种风尚，也蕴含着道德约束，缠足成了女人之殇，是摧残妇女身心的一种残酷的方式。那些缠足的小脚女人，根本不能自由的行动，这样有利于把妇女禁锢在闺阁之中，对她们的活动范围加以严格的限制，以符合“三从四德”的礼教，从而达到按男子的欲念独占其贞身的目的。这其实是男权社会中虚伪士大夫的阴暗心理和病态情趣。

张幼仪的母亲遵从了“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她虽然识字不多，但那个年代的大家闺秀从小就会接受一些最简单和基础的教育，以提高其相夫教子、治家理财的才能。母亲读过汉代班昭所著的《女诫》，她非常赞同其中说到的“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她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也给张幼仪裹脚。

缠足，对女孩子来说是一个大事情，时间的选择很重要。如果女孩子年龄太小了还没有学会走路，便不能裹脚，那会使孩子永远不会走路。而若超过年龄，骨骼成型后再裹脚，不仅

难度大，孩子还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在张幼仪三岁那年的灶神节，也就是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一大早，张幼仪被阿嬷（保姆）叫醒，看到阿嬷手里端着一碗热乎乎的红豆馅汤圆，她很高兴地吃了一颗，甜软香糯。她只以为今天是灶神节，一大早才会吃到这么好吃的汤圆，殊不知道今天是母亲特意挑选给她开始裹脚的日子。人们毫无根据地认为，吃过糯米汤圆后，骨骼也能变软，相对比较容易裹脚了。吃了汤圆，阿嬷端来一盆热水，将张幼仪那双小脚放在水里浸泡，小幼仪还感很奇怪，为什么会在一大早洗脚，通常都是晚上睡觉前洗脚啊。可接下来的事情是她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

阿嬷将张幼仪泡得粉嫩柔软的小脚擦干，将除了拇指以外的四个脚趾尽量弯曲，往脚底靠拢，捏紧后，用打湿的布条一层层地缠住。阿嬷的力气很大，张幼仪感觉到脚在没有一点点弹性的湿布条里缩成了一条小虫子。开始是麻木的感觉，一会儿就变成了锥心的疼痛，张幼仪尖声地哭叫了起来。阿嬷见怪不怪地数落张幼仪道：“有什么好哭的，每个小丫头都要裹脚的。”母亲在一旁也没有表示心疼，她只是轻轻安抚张幼仪，告诉她，每个女孩子都要经历这一关，张幼仪的大姐也是这样的。

母亲知道第一次缠脚时孩子会很痛苦，也会感到很害怕，为了转移张幼仪的注意力，她将张幼仪带到最热闹的厨房去，

让张幼仪想吃什么就告诉厨师。可是幼小的孩子被缠足的痛苦折磨着，根本没有心思去琢磨吃什么。她只是不断尖声哭叫着，特别是听到厨师手起刀落剥鸡骨头的声音，她恐惧地联想到，自己的脚骨头在布条里也一定是被折断了，不然不会这么疼。

张幼仪缠足的第一天，几乎一整天都是在尖声哭叫，整个大宅子都能听到。母亲在旁边娓娓劝慰她，说的却是小孩子都不懂的话题。她告诉张幼仪，不能这么大声地哭叫，否则被别人听去了，人家会笑话她是不听话的孩子。未来的公婆在选儿媳时候，会打听她缠足时候乖不乖，如果缠足的时候非常闹腾，那么表示她的性格不好，未来的公婆就会考虑要不要把她娶进门。如果缠足的时候表现很乖巧，小脚的形状缠得足够漂亮的话，那么未来的婆家会很满意，认为这个女孩是个性情平和温顺的大家闺秀。所以，乖乖地缠了小脚，以后才能找到一个好婆家。张幼仪懵懂中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抽噎着告诉母亲，让家里人都不要说出去，以后别人不会知道自己哭叫的事情。母亲反驳道：“那怎么可以呢，灶王爷看着你呢，他会告诉玉皇大帝，以后镇子上的每个人都会知道你在缠足的时候很不乖，你就会嫁不出去，成为张家的耻辱。”

张幼仪自懂事以来，一直乖巧可爱，可是缠足的疼痛让她再也不能做一个乖女孩。接下来的三天里，她每天都要忍受小